



墨生 著

北方文藝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斑驳/墨生著. —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
2004. 12
ISBN 7-5317-1764-6

I. 斑... II. 墨... III. 中短篇小说 中国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9577 号

斑 驳
Ban Bo

作 者/墨生
责任编辑/李庭军 梁志民
封面设计/郭 斌 王梦吟
出版发行/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/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网 址/<http://www.bfwy.com>
邮 编/150020
电子信箱/bfwy@bfwy.com
经 销/新华书店
印 刷/省文化印刷厂
开 本/889mm×1194mm 1/32
印 张/12.5
字 数/265 千字
版 次/2004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/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/1-2 000
定 价/25.50 元
书 号/ISBN 7-5317-1764-6/I·1650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墨生
作品

斑駁

墨生 著



序

阿 成

近年来,黑龙江产的极好的作家不多,这显然是一件尴尬的事。虽说不多,但毕竟还有。墨生就是其中的一位。

我同墨生认识好多年了。只是近年来聚得不多。但是,他发表的作品倒是看的越来越多了,他的小说几乎在全国各地到处开花。我知道他现在可以了,已经修成正果了。要知道,从事文学写作这行是危险的。爱好它是一回事,写成功它完全是另一回事,而且成为一名被普遍认可的、全国知名的、优秀的实力派青年作家,真的比登天还难。因此,有些“文人”蔑视文学,取笑知识“是对的”。的确,在这条让人悲怆而切齿的路上,要付出的心血太多太多,终生而不能成功的人也太多太多。这是一条不堪回首之路呵。

我几乎在每天的晚上都去陋宅对过的商业大学的校园内散步。我知道墨生就在这所大学里任职,是教授、校办主任,同时又是作家。对此,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感,并亲切地对这所大学升发出某种敬意。墨生在他的朋友眼里是这样的,“二十年来,墨生始终把写小说当头等大事。他是黑龙江最辛苦的作家之一,白天写官样文章,晚上搞私人写作,累得脸色苍白兼有浮肿……他还在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的契约上按了手印,以三好学生写作业的热情完成每

年十几万字的工作量。小说登上了《小说选刊》、《小说月报》及入选各种优秀作品集之后,他就像中了状元一样感到幸福——这是多么古典的情操啊!墨生最可贵之处在于酷爱读书。墨生是经济学硕士,但他家的几只大书柜仿佛为外国文学教授专用,纳博科夫、博尔赫斯、加缪、贝娄……他们的人生观、艺术观已经融入墨生的作品。”

我曾经在省作协的一次会议上谈过这样的话:在黑龙江作家中,墨生是创作个性坚持最好的一个,他写作的勤奋自不必说,他的艺术探索是自觉的,因此长足的斩获与独立的叙述姿态,在读者中赢得成功。

有人这样评价墨生的作品,认为“小说《西厢记》从篇名到形式其来有自,中篇小说《斑驳》则采取了两种时态交叉的形式,都巧妙地实现了跨时空的互文和交流。”著名文学评论家胡平先生也对墨生的《西厢记》给予了高度评价:“小说有些新点子、新招数,写出了新面孔,让我生出好感。……形式活泼创新,总是会有意义的。”

的确,墨生的小说取材很广,乡村、学府、桃花巷,康德年间的老鼠、现代的男女争斗,等等,语言俗雅贯通,鲜活幽默,清新别致的风格已自成一家。这等等的展示又和官员、学者、文人三个头衔集于一身的墨生相互辉映。

为文人而无痞气,为学者而无酸气,为官员而无霸气,知此已不易,身体力行就更不容易,但墨生做到了。这便是墨生的魅力,不仅朋友、同僚、上级喜欢他,广大的读者也对他刮目相待。

我高兴墨生的成功,并有更大的期待。

聊为序。

目 录

西厢记	1
化蝶记	27
旅游图	50
洪水时期的婚姻生活	106
孙大狱纪事	123
桃花巷纪事	142
生产队的蛋	182
黄氏先生	197
金银柜	230
走失	242
斑驳	255
匪情	299
康德年间的老鼠	310
潘登研究	353

西 厢 记

楔 子

对现代婚姻状况的考察,成了我近两年来的主攻方向。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是我很久以来想讲,却又迫于某种人道主义的压力而没有讲的。这个故事起始于两张字条,它也终结于两张字条。如果你说它的开始注定了它的结局,也就是说它开始的不确定性和虚假性,决定了它的结局,我也无话可说。我不想把它写成忏悔录,以求得良心上的安宁,或争得包括主人公在内的众人的谅解——我并不是一个为了某件事情就没完没了地捶胸顿足、揪住自己头发的人。无论是快乐的事,还是烦恼的事,也不论好事,还是坏事,做过了,也就做过了,从来都不挂在心上。正如我妻子陆雪说的那样,我是个“没心没肺”的人。

故事可分成三幕:在这三幕里,我的角色也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:贵人;可恶骗子、该死的小人;擦过优质梳妆镜后丢弃一边的抹布。说这些的目的,不是为了辩解什么,也并非为了那些善用伎俩的老派写手所强调的真实性、亲历性;仅仅是为了给这曲挽歌起一个不低不高的开头,定一个调门儿。

仅此而已。

第 一 幕

故事开始的时候,我正在读大学的化学专业。这是一个让人透不过气的专业,无机化学、有机化学、分析化学、结构化学……想想这专业所能给人提供的出路,我就兴趣全无。时过多年,一听到“化学”这个词,我的第一反应便是硫化氢的臭鸡蛋味。当然我也没有让这大好的时光虚度,我充分利用这段充斥着臭鸡蛋味的青春期,死心塌地地爱上了琼瑶。我读过琼瑶所有的小说,正版的、盗版的、横版的、竖版的。我像一头贪吃的牛,把琼瑶的青青河边草啃了一个净光,然后再反刍。恩恩怨怨,情情仇仇,生生死死,哭哭啼啼,搂搂抱抱,亲亲啃啃……我都感受过了。我认为“穷摇”(某君释曰:穷了就摇笔杆子)的小说,是上等的爱情催化剂。这种说法立即招致了同窗们的反对,孔林便是个铁杆儿的反对派。这位圣人之后,那会儿正在往巨无霸的杯子里倒水,忽然扭过头来反驳说:既然如此,你怎么……他把壶里的开水倒在手上了,身子猛地向上蹿了几蹿。一边蹿着,一边说:你、怎么、没被催化?

我怎么没被催化?这话让我特别安慰。因为那时我正与本系的一个女生(后来成了我的妻子)谈得如火如荼、“勤勤恳恳”。孔林不是个非常精明的人,甚至有些愚笨,不仅体现在他对我的爱情耳目失聪上,而且也体现在他对苯环、烃基、羟基、分子化合物眩晕上,在化学方程式这根钢丝绳

上他总晃晃悠悠,平衡不了。孔林身材高大,额角分明,透露出固执的天性;一般情形下,不苟言笑,一旦介入某个话题,就会不顾一切地捍卫自己的观点,坚持到底,直到不再有人反驳为止。假如你只是诈降或是落荒而逃,他会在另一时间另一个空间里,一遍又一遍、慢条斯理地兜售他的那套观点。别无选择,你能做的也只有举手投降了。

我的命运也是如此。我说:OKOK,你是对的,我说那话根本没长脑子,胡说,胡说而已。

在这个投降仪式中,我是非常谦卑的,面带诚恳的笑容。

我的催化剂理论,被他推翻不久,这个身高马大的反催化论者,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:恋爱时期。和他唱对手戏的是我的另一个同学:苏珊。这种情况的出现大出人们的意料。首先是身高上的反差。孔林身材的高大,更反衬了苏珊的娇小,前者是全班最高的,后者则是全班最矮的,而我们所有人的身高,都被不讲情面地封死在他们身高的闭区间内,无一例外。当孔林拉着苏珊的小手行走在校园里的时候,对于不认识的人来说,绝对不会把他们的关系定位成恋爱关系,血缘关系一定是首选项目。其次,从一个非自然的角度的讲,孔林是一个性格相当内向的人,长着黑人一样的厚嘴唇儿,寡言少语,不苟言笑;而苏珊则恰好相反,两片薄得几乎透明的嘴唇,从构造学上就注定是个善于表达的人,或滔滔不绝说个不停,或嘻嘻哈哈笑个不停。仿佛一只上足了发条的闹钟,全天候地乱叫。假如说孔林是篆刻刀下的阳文,那么苏珊恰好就是对应得一丝不差的阴文。这样

的性格差异,往好里说,是互补性的,往坏里说,是反差太大。爱情这种云里雾里的东西,最适合用左右逢源的辩证法来说明。

下面,让我们在这条曲线上选取几个亮点,照亮这条现代爱情之路吧。而我和你——亲爱的读者,我们也将结伴而行,为了我的好奇心,为了你的……我的好奇是那种把两种化学试剂倒进一个试管后,瞪大了眼睛,吸着鼻子,以期放出 CO_2 气泡或者出现颜色上神经兮兮的变化。请看

第一折 小桥初会

[那架做作的小石桥,离校园不远,桥下是羞涩的流水,马马虎虎地有点儿“小桥流水”的仿古意味。这是个风景画家感兴趣的秋季。空寞的黄昏。斑斓的色彩。凉爽的气候。时间与空间都适合为爱而来的我们的两个主人公。我们的孔林现在已经靠在了小桥白色的栏杆上了。从远处望去,他呈现出固执的静态;近景就远不是那么回事了,他的眼睛正偷偷地向路口观望,嘴角在微微颤动,因出汗而湿淋淋的两手,神经质地搓来搓去。很显然,孔林来得太早了,比规定的时间足足早了半个小时。现在我们把这紧张的半小时轻松地放过去。如血的夕阳把场景重新着上了红色,我们的另一位主人公登场了。这里透露个小秘密:其实,苏珊并不比孔林来得晚,只是因为女性通行的矜持,躲到了一片茂密的树丛后,像一个候场的演员,一边观照着前台,一边举着一面小巧的折镜给自己补妆。

[苏珊上。

苏珊:(低声地,温柔地)你……早来了?

孔林:呵……(忸怩地)不、不早——也刚来。

[两个人都低着头,沉默着……

苏珊:(娇嗔地)别傻站着了,我们……走走。

[在这样的口令下,我们的孔林终于离开了桥栏,迈出了爱情的第一步。突然他突兀地弯下腰来,拾起一块石头,随手抛向桥下,落入水中,溅起一朵水花。

在通常的情形下,孔林在女性面前走路是个严峻的课题。为此,走路时,他的手里总是拿着一串钥匙,遇到紧急情况便把钥匙摇个不停。这小小的道具使他的戒严状态或多或少地得到缓解。但是,他的血流量、心率、步幅等等都会发生急骤的生化反应,脚下的变化尤为突出:神经中枢突然紊乱,大步迈进的指令,得不到肢体的准确响应,几步大过之后,忽然令人吃惊地小了下来,仿佛军训中“顺拐”之后,来了一个麻利的“垫步”。

[可怜的孔林因来时匆忙,竟忘记带那串功能多样化的钥匙。走在苏珊前面的他为准女友演示了全套的生化反应。

[苏珊忽然银铃般地笑起来。孔林回过头来,茫然看着苏珊。后者则仍笑个不停,等她笑够了,孔林已经走出了一段距离。苏珊猛醒似的以高频率的小步追赶上去,并果断拉住孔林的一个粗大手指。那是右手的中指。这个指头从此经常被苏珊牵在手里。

他们的情感曲线的斜率无解:呈直线上升。

第二折 别样礼物

没有人对爱情做过经济学方面的研究。这里我想提出一个观点供天下的经济学家们参考。由此可能产生一门新兴学科——爱情经济学也未可知。我认为初恋可以促进轻工业的发展。大多数的初恋是伴随着精制的小礼物开始的,比如精美的发卡,丝织的手帕,花里胡哨的贺卡等等,这些小小的情物作为试探性的投资,最恰当不过了:既避免大投资的风险,又为晕头涨脑的初恋者提供了一个意义无穷的象征。

当然,这仅仅是就一般意义上的初恋而言。例外也是有的。比如我们的两位主人公,就是例外。

[房间里充满着只有化学专业的女学生宿舍才有的气味,化学试剂和化妆品的气味和平相处,混合成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怪味儿。完全可以肯定,在这样的环境的熏陶下,容易产生化学家。

[窗外正飞扬着雪花,甬道两旁的树上挂满了雾凇,天上、地下,天地之间,玉树琼楼,凡尘不染。不知从何处传来丝丝缕缕的小提琴曲《梁祝》。

[苏珊翘着小指头,应用浪漫的针法缝着被子。是最后的几针了。孔林一直幸福地坐在对面的床上,欣赏着小女友的精湛的女红。那是他的被子,拆过洗过,现在是最后一道工序。苏珊伶俐的小手,专注的神情,一丝不苟的态度,或飞针或走线,在孔林的眼里,都是爱的意象。这是周六的晚上,照例每个周末学院的俱乐部都要放一场电影。孔林本来托老乡搞了两张位置不错的电影票,但由于苏珊拆洗

了被子,只好放弃了……苏珊终于收拾好了针线,开始认真地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。孔林的被子自从上学后,还第一次受到如此的礼遇。

苏珊:(轻轻地拍着被子,用着抒情的语调)好啦!

孔林:(走过去爱怜地查看对方的手指)没磨破吧?要是我自己缝至少得用半天的时间。

苏珊:(孩子似的摇摇小脑袋)没有,本该夏天拆洗的。

孔林:夏天我们还没……

苏珊:没有我,你可怎么办呢?不拆不洗?

孔林:我是准备那样的。

苏珊:(动情地)我再也不让你盖那样的被子了。

孔林用他那如猿的巨臂忽然把苏珊揽到怀里,后者轻轻地推开了,她把唇膏擦到手帕上……

临走的时候,孔林把自己那床新拆洗过的又大又厚的被子留给了苏珊,而将苏珊的又小又薄的被子夹到了腋下。

苏珊:干什么?

孔林:你的被子太薄,会冻坏的。

从此,小女人睡在大被子里,而大男人睡在小被子里,都说很温暖。

第三折 望星寄情

那一年的寒假来得特别快。对于我们的两位处于恋爱期的主人公来说,假期并不是件好事。放假意味着分别。因此,当同学都离校回家的时候,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学院的“放假后最多两天必须离校”的规定。在这两天之中,除了去食堂吃饭,他们便呆在苏珊的宿舍里,相拥在一起,

畅想着未来,或者无休无止地沉溺在理智与情感、灵魂和肉体的对抗与搏斗中,由于临别时间的迫近,这种对抗呈现出激烈的态势;而看楼老太太(苏珊称她是宪兵)一次又一次神经质地光顾,使得对抗的双方战成了平手。现实主义者孔林的急切与浪漫主义者苏珊的舒缓,都在时间的维度上梦一般地滑过。在火车站分手前的那段宝贵的时间里,他们为着即将开始的可咒的假期,完成了一个罗曼蒂克的情节设计。

[火车站。熙熙攘攘的人群。苏珊与孔林坐在候车大厅昏暗的一角,孔林的右手中指被苏珊攥在手里,传达着温情与感伤。候车的人流里不时地投来多样化的目光。在这样的情形下,孔林偷情般的忸怩与苏珊毫无掩饰的幸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

苏珊:寒假放得太长了。

孔林:太长了。

苏珊:我会想你的。

孔林:(警惕地看看四周,低声地)我也会想你的。

苏珊:春节你会呆在家里吗?

孔林:也许吧——我每年都会到奶奶家去过。

苏珊:(望着孔林的眼睛)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?

孔林:什么事?——我答应你。

苏珊:除夕的晚上,无论你在哪里,想我,就去看一看天上的月亮,我会一直看着月亮的,月亮代表我的心。

孔林:我会的……

苏珊:(忽然笑了)看我们有多傻——除夕那天根本没

有月亮。

孔林:(笑)对了,没有月亮。

苏珊:可是,那天晚上一定是繁星满天的,我们一起看星星吧,看……看天上最亮的那一颗。

孔林:北极星。

苏珊:你发誓不会忘记的。

孔林:我发誓,不会忘的。

[伴随着火车的一声驴子近亲般的长鸣,我们的两位主人公坐上了各自的火车,沿着乌黑锃亮的冰冷的铁轨出发了。

谢幕的标志是孔林脸上的沉郁的表情和苏珊脸上的泪珠。

第 二 幕

我们的学院是建在群山环抱的边陲小镇上的。偏远得仿佛是一个不曾喝过母乳的弃子,苟延残喘地生长着。从另一个角度讲,又像是一个盛水的漏勺,水源源不断地往外流,要想不干涸,就必须以同样的流量源源不断地往里注水。在我们的学院有一个与人道主义相悖,却与师道主义相宜的法条:凡是在校期间谈恋爱的,毕业分配时一概乱棍打散,绝不留情,但是留校者除外——可以而且必须同时留校。正因为如此,我们——孔林和苏珊,我本人和我妻子陆雪都成了漏勺里的水分子,在化学系里做着或快或慢的布朗运动。

孔林与苏珊显然保持了超常的热度,成了我们班结婚最早的一对儿。结婚证和毕业证几乎同时拿到了手。他们快得惊人的布朗运动,随着毕业五个月后儿子松松的第一声啼哭得到了彻底地揭示。现在,我不想让松松的啼哭搅乱了我们的第二幕。让我们耐住性子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举行婚礼的那个日子。

事实上,在这个边陲小镇上没有谁能像我一样更关注这场婚礼了。前来参加婚礼的大部分是本系的同事,也有少量的在校的同乡或朋友。场面不大,气氛却不错。学院的教工食堂里充满着婚礼上惯有的义务性的欢声笑语。前来祝福的人们觉得这一高一矮、一大一小的一对儿是天造地设的绝配,身材上、性格上的互补性,堪称美满姻缘的范本。

这不是我所关心的问题。我更留意的是这两位新人的情绪或者说表情。喜庆的样式在他们的脸上是可以找得到的。但是我却总觉得在他们作为个体行为的神情中,不经意间会流露出一种难以言表的東西。倘若用淬取的方法,提纯他们的喜悦,那将是什么结果呢?什么也得不到。又好像我们想得到氯化钠,得到的却是氢氧化钠。我的化学分析在陆雪那里也得到了进一步印证。她说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。我相信女人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。

我们让过这场婚礼具有普通意义的繁文缛节,只截取一段具有特殊意义的片断。

第一折 疑窦初露

[教工食堂里各种叹词与笑语以及陈年的炊烟混合在